兢ヒ夫考獻徵文歷朝不免而
逸學陋生枕經葄史或自詡賅
洽踈脫實多若體例未精謬訛
尤甚人之才分不可強而度量
之相越亦遠也雖耳鞮一時難
以信今而傳後今此志之作也
事核而文詳目張而綱舉有開
設之美無冗濫之條蓋諸君子
才擅三長郡伯又從而增損焉
將與施武孚之志會稽范致能
之志吳郡堪以並傳非徒偷採
風者之闕覽且今後之人按籍